

Labay Eyong

林介文

那些編織在DNA裡的歷史記憶

文／李韻儀 圖／林介文提供

訪談首次刊載時間／2012年8月於《藝術認證》第45期

即便是在一群藝術家好友小酌聊天或開會，這樣歡樂而鬧轟轟的時候，Labay總是一邊發出她獨特的爽朗笑聲，雙手也不停歇地纏繞著線圈，鉤織著難以明確指出其功能性的小物件。然後或許不久之後某個展覽，我們就會在Labay的作品裡，看到這些小小的物件們與其他材質，以更加奇妙的想像力組合成有意思的當代創作。

這些年來，臺灣原住民當代藝術創作已成一個以「南島當代藝術」為總蓋括的完整脈絡，而流著原住民血液的年輕藝術工作者，如雨後的龍葵¹嫩芽般逐漸嶄露頭角，與多半從部落素人藝術出發，在個人創作意識、族群文化認同與主流社會價值中一路跌撞摸索的前輩們不同的是，新一代的原住民藝術家除了享有更多元的資訊流通、得以接觸更完整的藝術教育，許多人本身就是藝術專業科系畢業的創作者。其中出身花蓮縣萬榮鄉紅葉部落的太魯閣族



女孩 Labay Eyong (林介文) 無疑是其中最亮眼的星星。

Labay 的母親是臺北出生長大的漢人姑娘，當年因為參加「山地參訪團」遇見了 Labay 的父親，於是遠嫁到紅葉村，而 Labay 從出生到高中以前都在紅葉村與祖母、姑姑們……等親族們生活在一起。童年記憶中的祖母，總是安安靜靜坐在屋子角落，不停織著一匹又一匹的布，而少女 Labay 其實除了愛編當時流行於國、高中小女生世界的幸運繩之外，這些上了年紀的婦女們，沉默癯瘦但雙手總不停歇直至生命盡頭的勞動身影，只是部落生活中再尋常不過的背景。

考上大學的時候，Labay 以刪去法填志願，剔除不感興趣的科系之後，最後落點在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到了大二必須決定專業組別時，她再次使用刪去法剔除了必須使用她最討厭的電腦來工作的動畫設計與平面設計組，選擇了幾乎純然手作的金工組，從此如魚躍水中般浸泡在她最樂此不疲的手創世界中。在大二分組後的三年裡，Labay 為自己奠定了紮紮實實的金工媒材運用與技法的基礎，當大四畢業製作來臨時，Labay 回到部落，拜訪仍在織布的老人家，學習族人傳統編織的技巧，但對於當時還非常稚嫩的 Labay 來說，就單純是傳統技藝的學習，然後將技法與圖騰符號轉化為她的金作品語彙。她仍未意識到這些終其一生默默織著的 Bubu 們（太魯閣族語中對母親的尊稱），不僅織出她們堆疊滿滿一衣櫃的織布，其實也織就了 Labay 生命的經緯。

2005 年，大學剛畢業的 Labay 遠赴西班牙巴塞隆納繼續深造，2008 年就以第一名優異成績，從自治大學建築學院的蜉蝣空間 (Espacio Efímero) 設計系取得碩士學位。相較於大學時期著重於技巧訓練，Labay 在蜉蝣空間設計系諸多有趣課程中，來自看似與藝術創作不相關領域的客座學者、工作者，帶領學生從各種層次、角度，探索創



作思維的種種面向，並挖掘創作者自身內在最幽微的意識構成，於是開拓了更開放的視野與多元的思維能力，這對於 Labay 日後的創作影響至為深刻。當年 Labay 的畢業製作〈尾巴〉系列，以回收自身邊同學友人們汰舊衣物的碎片，捲成線再經過鉤織縫綴等繁複處理，作成造型奇幻的身體延伸物件。Labay 藉這一系列的作品，探索人的生命記憶經過沉澱，轉換為各種深沉幽微的情感餘韻，諸如〈思念〉、〈悲傷〉……遠渡重洋的異鄉求學體驗，在異文化的氛圍中，「我是誰？」這樣的回溯命題顯得如此迫切也更加清晰，當 Labay 完成學業回到故鄉，她再次開始從滿是塵土蛛絲的部落老人的衣櫃中，翻找自己祖先沉默的容顏，然而這一次她看見的不僅只是圖騰樣式與織法技藝，還有隱藏在血脈基因裡那神秘的文化記憶連結。

每一個傳統的太魯閣族女人，一生中總在不停地織布，把手上能找到的材料，織成 Qubang（太魯閣族語，用傳統織布作成的被單），從年輕時織給自己，到中老年時織給女兒們、孫女兒們的嫁妝，在這個一切都可以使用貨幣買到現成物的現代，這些以漫長歲月與手工累積的 Qubang，往往被孩子們遺忘而收束在閣樓或衣櫥的角落，每年雨季過後婦女們會把疊收在衣櫥裡的布拿出來曬太陽，防止發霉，這些 Qubang 才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同時在家家戶戶晾 Qubang 的時刻，它們的創作者們，也在婦女們對每塊布織法與圖紋比較的回憶討論

中，再次活了起來。Labay 對自己祖母的記憶就是如此，當她留學歸來回到部落，想著 Bubu 從前不停織著的 Qubang 都到哪裡去了？於是她跑到祖母生前居住的老家，翻箱倒櫃找遍每個房間，終於因灰塵打了無數個噴嚏後，翻開老衣櫥看見上百條摺疊得整整齊齊的五彩繽紛的 Qubang，她說當下她看見了「數不完的時間，和不可思議的母愛」。此外，她也到此刻才真正留意到 Bubu 的 Qubang 和部落裡大多數其他婦女們的 Qubang 一樣，都不是傳統的苧麻纖維經過繁複的手續捻成線而製成的，都是五彩繽紛的外國毛線，在那麼貧苦的年代，如此偏遠的山區小部落，這些舶來品素材是怎麼來的呢？Labay 問了許多長輩，原來教會進入部落時，透過發送麵粉、米糧與西方人捐助的二手衣物來輔佐傳道，部落婦女們特別喜愛五顏六色的進口舊毛衣，她們把毛衣拆解抽線，把毛線回收按顏色分類成一球球的毛線球，閒暇時再織成傳統的 Qubang。這不正如 Labay 在西班牙的畢業製作〈尾巴〉，也是回收衣服的碎片，再重新構組成新的作品，這神秘微妙的牽繫讓 Labay 以「起了一身雞皮疙瘩」的感動來形容，她這才明白自己何以對線性排列與拼接如此癡迷，更讓她看見了、觸摸著太魯閣族婦女在面對不可抗拒的時代巨變，那無比堅毅強韌的沉默力量。於是 Labay 更深入追溯，透過她當時身為縣議員的父親發送訊息，到萬榮鄉六個村，邀請婦女帶著家裡的織布來給她拍照，然後可以換一包米，這個得自部落教會傳教歷史的靈感，果然讓 Labay 又快又順利地完成萬榮鄉織布的田野調查，並且充分印證回收毛線的使用，的確是普遍存在於各部落。

然後，Labay 邀請一位攝影師朋友，和她一起繼續尋找、認識並紀錄這些一個一個逐漸凋零的織布 Bubu，以文字與影像寫下她們的故事與沉默的堅持，出版了一本名為《嫁妝》的圖文書。自留學歸國後，Labay 迅速並且非常順利地在花東及原住民當代藝壇嶄露頭角，獲選參加「洄瀾國際創作營」；連續兩屆獲選「原住民駐村藝術家」補助；



然而再多肯定與殊榮都比不上這本《嫁妝》圖文書的出版發表，更讓她激動開心，這是從未被看見的原住民母系傳承歷史，是她翻箱倒櫃追尋自己創作與情感根源的過程。2011年12月，她在老家策劃了《翻了》個展，同時也是《嫁妝》新書發表會，她請部落家家戶戶的婦女們在開幕當天都把家裡塵封的 Qubang 拿出來曬布，於是來看展的觀眾們從踏進紅葉村的那一刻，就已經進入了展場，一個支撐著、充盈著 Labay 生命與創作的部落生活與歷史活生生發生著、遊走著的展覽空間……而 Labay 從未在任何一次創作發表中，像這次這樣激動落淚到不能自己。

Labay 這個世代的創作者，與她顛簸掙扎於傳統與當代夾縫中尋找自我的原住民前輩藝術家們比起來，無疑是幸運平順得多，至少「原住民」不再是極力隱藏或者必須為之奮戰的「污名」；而她成長的過程中，父母親族給她的愛與空間都是如此豐盈，也讓 Labay 的人與作品，都煥發著與其才華相輝映的自信與從容。因為在原鄉生活長大，即便出外求學，接受現代西方的技藝、媒材、工具與創作觀念的啟發訓練，Labay 與母體文化之間那隱形的強韌連結仍然靜靜蟄伏在她的身體記憶裡，當她邁開腳步踏上回溯之路時，便如 Qubang 上的彩色纖維一樣經緯分明地浮現，並在她自己各種媒材創作中，轉化為可閱讀的層次。同時運用當代策展的概念與操作方式，自己創造交織的場域，讓她的創作與那同樣在當代衝擊中不斷變化演繹的傳統，持續不斷地相遇、重新締結脈絡的過程。例如她會請部落裡以最傳統的、碩果僅存的，採芋麻捻成線作編織的 Bubu，戴上 Labay 以她為靈感創作的鈦金屬圖騰項鍊，於是布的圖紋轉化為現代金屬的光澤，老人不再只是寂寞無聲的背影，而在鏡頭下流露滿足自信的、與作品相輝映的、感染力十足的燦爛笑容。

Labay 在石梯坪迴瀾國際創作營以三個當地女人故事創作的作品，《你們·項鍊》(2009) (攝影：陳若軒)



Labay 的作品特質裡，同時具有一種女性對於環境與人、人與人之間微妙張力關係的敏銳觀察與細膩描述，例如 2008 年在花蓮石梯坪的「洄瀾國際創作營」期間，Labay 以生活在當地三個女人的故事、彼此的關係為靈感，以銀線金工與在地的珊瑚礁石為素材，為三個女人創作了三條項鍊，這三件作品不但述說著 Labay 對三個女人質地的觀察與情感投射，也隱喻著這個海岸母系社會中，各種特質的女人如何以其強韌的萬種風情，相互衝撞、連結、牽繫著社群中的關係網絡，一種充滿溫度與勾纏延續性的美。

Labay 的女性祖先們，一代又一代，不斷在重複的編織動作中，把自己漫長的時間與情感透過繁複的數學公式，建構著部落女性的物質生命史，而這位正值花樣年華的太魯閣族女性藝術家 Labay，以既能創作也擅於自我論述與策展的十足當代性，嫻熟各種媒材以最細緻的焊接、招絲、勾織…等技法，繼續「織」出形式無限可能繁衍著的當代「Qubang」。數燦爛的大好風景，正等著她自信又輕快的足跡……

* 最常見的原住民食用野生植物，閩南語俗稱「黑甜仔」。